



西



遊



記

吳伯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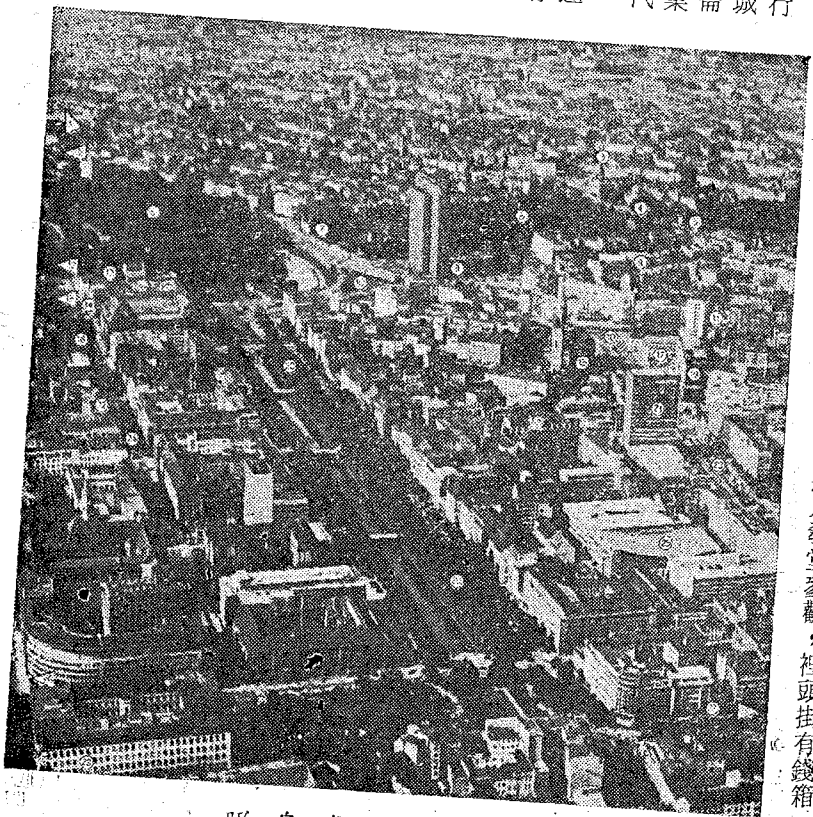
### 第四篇——西德遊踪

我這回的德國行，主要為攷察煤礦業，大部份時間逗留在以埃森城為中心的魯爾區。其概況，已在第三篇略加介紹。事實上，魯爾河只是萊茵河的支流，因此，很多我去參觀的煤礦及鋼鐵廠就在萊茵河傍。萊茵河是德國最大也最著名的河流。魯爾河像我們的淡水河，是一條「給水兼排水」兩用的河流，（因此埃森城的人也不敢生喝自來水，這點臺北自來水廠略堪告慰。）不通舟楫。萊茵河則除了排水外，滿是航船貨艇，川流不息，為中歐的交通大動脈，再加以煤鐵工業為基礎，自然成為德國的工業中心。既來德國，自然要看看萊茵河了。

萊茵河上第一大城為杜塞道夫 (Düsseldorf)，這是個工業及商業都很發達的大城，亦是一邦之首府。街道寬闊，高樓林立。較之灰沉沉的工業城埃森，氣象大不相同。由埃城到杜城，火車只要四十分鐘。我第一次到杜城，一出火車站，就看到旅行社的招牌，跑進去向他們要些觀光資料，如導遊小冊，地圖等，順便並請教一下觀光本城的「要領」。這便是人家的德國分公司或辦事處多設於此，而且門面堂皇，看來生意頗為可觀。

由杜城再沿萊茵河上行，約五十公里，就到科倫城 (Cologne)。科倫城以科倫香水出名，其實也是工商業的重鎮，其城建於羅馬時代，當時的城堡至今尚保留一部份供人憑吊，昔日可能還是一位什麼「爵爺」的首府。城內有一個大教堂，已有千年歷史，為科城及德國人的「國寶」。二次世界大戰時，盟軍均有嚴令不得炸毀該教堂（其旁即為市府及車站），可見其地位之重要。此教堂的確很大，花窗上嵌上很多聖經上的故事，非常美麗！其鐘樓雙尖塔極高，老遠就可看到。因為年代已久，再加以其建築面積總有龍山寺的幾倍大，因此維護不易。導遊說，這教堂，天

進步的地方，旅行社就在火車站及機場附近，除了準備一大堆觀光資料外，並有會說英法語的職員為旅客免費解說如何遊城，免得你劉姥姥進大觀園，不知從何看起。我從車站搭上公共汽車，一直到萊茵河邊下車，那裡有一個大公園及一片很大的草地，供人遊息及小孩子打球玩耍，雖然時屆嚴冬，樹禿花枯，但是——大片碧綠的草地，仍給人一點春意。除了音樂廳、博物館、美術館、以及歌劇院外，杜城還保留了一部份的舊市區，窄街小巷，作為觀光勝地。但是他們最驕傲的還是「國王大道」。這是一條筆直的大道，中間一條河溝，兩邊是寬闊的行人道（不是騎樓），店舖都佈置得金碧輝煌。河溝上的橋，均有美麗的彫刻，溝水清澈，成羣的白天鵝在上面載浮載沉，岸邊也有草地坐椅，可供路人閒坐觀賞，與馬路上的車如流水，成一美妙的對比。回顧我們的新生南路原亦略有類似的情調，所差的是兩邊少了寬莊的行人道，而中間河溝上載浮載沉的，不是悠閒的天鵝而是不堪入目的垃圾而已。杜城是萊茵河上重鎮，有國際機場，超級公路 (Autobahn)，廉價的水運，及密集的鐵路線，因此工商業至為發達，與福蘭克福，漢堡足天都在修理，這部份修理完修另外一部份，總沒有修完的時候，進入教堂參觀，裡頭掛有錢箱，請客人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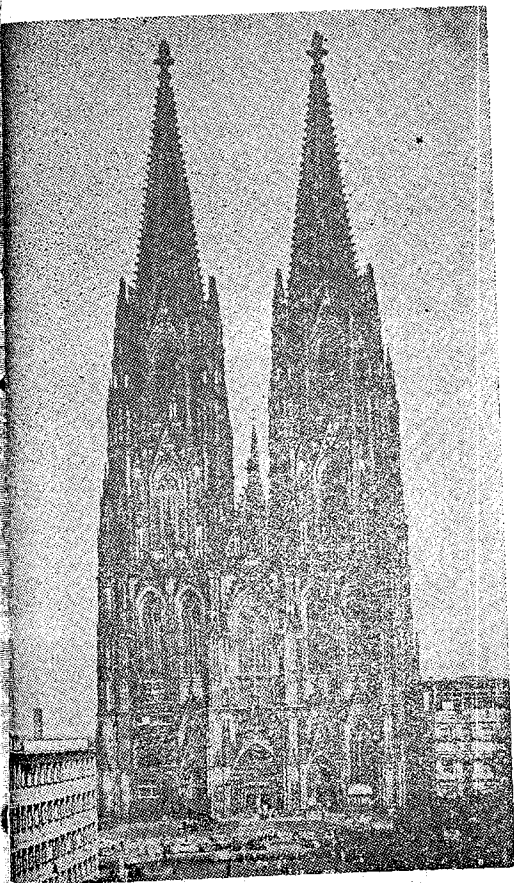


杜塞道夫城鳥瞰  
圖中一水如帶，兩岸綠樹成蔭，就是他們以為的傲  
國王大道由火車站直通市中心公園。

捐，幫助保養的經費！

科崙城再上去一站就是波恩 (Bonn) 城，這原是一個小城，戰後為西德選為臨時首都，才發跡起來。樂聖貝多芬就出生在此城。遊萊茵河最好是坐觀光輪船，一路欣賞兩岸的風光，可惜時值嚴冬，寒風凜冽，遊輪停開。克虜伯炸藥公司的兩位「小姐」自告奮勇，要開車陪我觀光。挾「德」人（不是「美人」）出遊，左右逢源，原亦非常羅曼蒂克，可惜的這二美

均屬遲暮之年，香則有之，艷已過時。再加以女人逛街，另有她看的一套，到了波恩城，她們只帶我參觀了一些聯邦政府的大建築物。我說想看看貝多芬的故居，她們茫然不知所對，問了半天，才到了一個紀念貝多芬的音樂廳（戰後新建的），這等於到了山東曲阜而沒找到孔廟，真是失之交臂。歷史上大音樂家半數出自德國，原以為德國人音樂都造就很高，看來却也不盡然。有一次我問礦上的高級職員說：「那裡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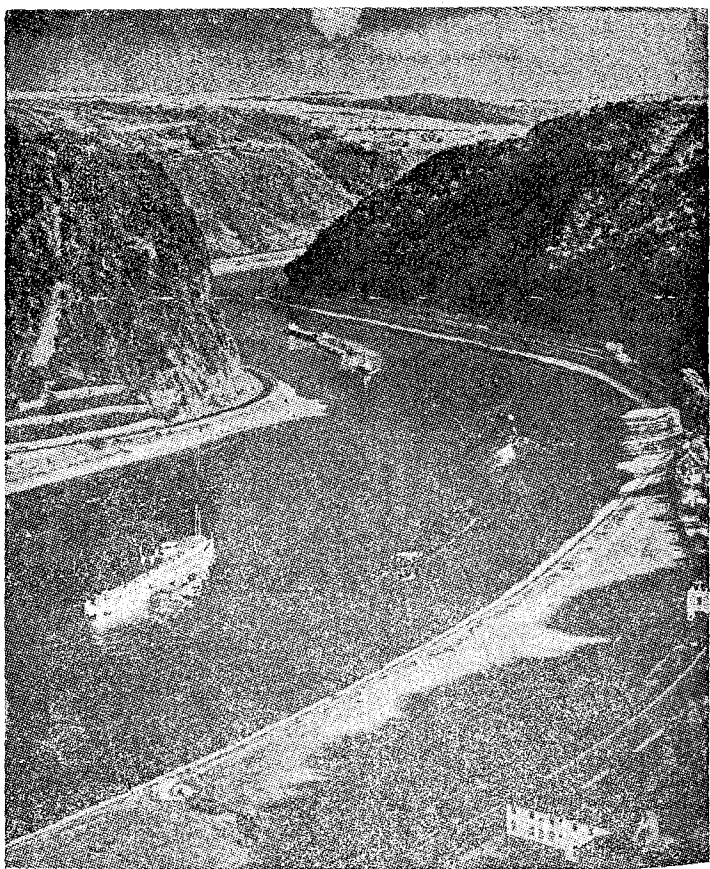
氣派宏偉的科崙大教堂

看一次華格納的歌劇？

「他們聽了哈哈大笑，說：「華格納的歌劇，又長又鬧，聽的人很少，一年難得演幾回，老兄你居然有胃口想看？」

說實在話，華氏的歌劇我也不怎麼欣賞，只是想附庸風雅一番，不料德國人大多竟然和我一樣，不甚了了！

由科崙到曼茵茲城這段萊茵河，蜿蜒山谷之間，兩岸青山綠樹，曲折多姿，中世紀的碉堡，穿插其間，頗富詩情畫意，我們曾在一些



蜿蜒曲折的萊茵河

左就是有名羅列萊懸崖，河上已無弄潮漁舟，代之而起的是忙碌的貨船。本地白葡萄酒名聞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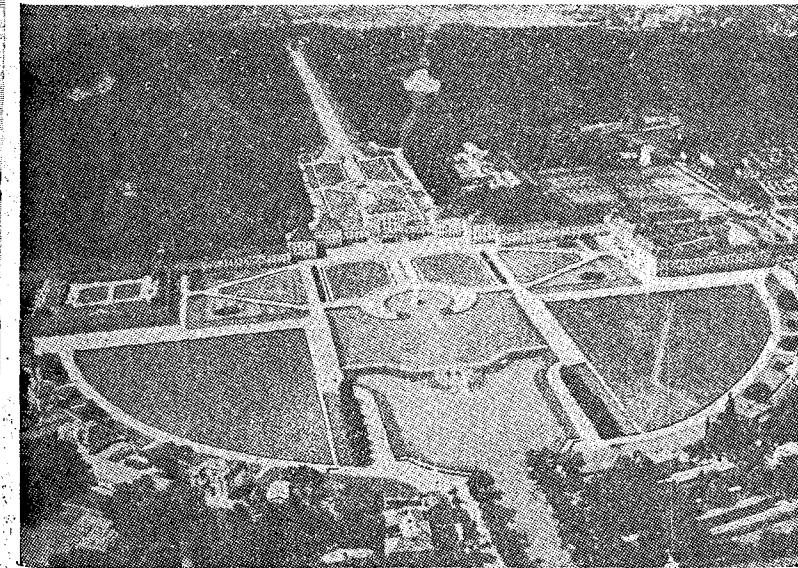
收過往船隻客商的路錢，因地勢險要，位居要津，官兵莫可奈何也，確否待攷。

波城再上去尚有一名勝「羅列萊懸崖」(Tolerei)，位在河上峽谷轉灣之岸上懸崖，據說其上常有美女臨崖刷梳金髮，舟子望得目不轉睛，時常因而翻船。我想去看看實況，同行的小姐勸我打消念頭，說「去看了你會失望的，那地方「想」比「看」更漂亮！「自古詩人多大話，我想中外皆然！」

外表古老的碉堡中吃咖啡，俯覽河中海鷗飛翔起伏，河上駁船川流不息。據說早時羣豪築此碉堡為寨，專

二月裡是德國的「嘉年華會」(Carnival)，是一個很熱鬧的節日。先一週我正在阿亨城附近參觀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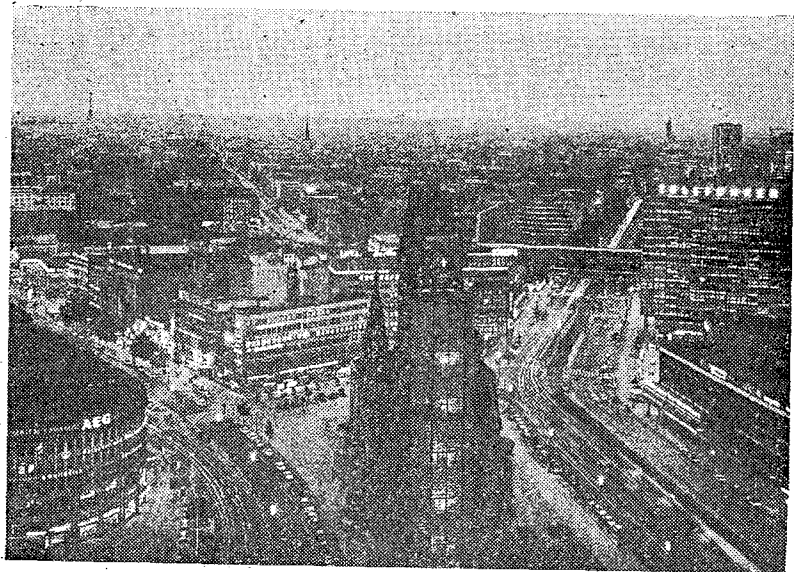
礦，他們建議我去科崙城或南德的慕尼黑 (Munich) 渡節，最為熱鬧。正好我對巴伐利亞王國的歷史頗為嚮往，便坐八小時的夜車趕去觀光。慕尼黑是巴伐利亞王國的首都，乃德國的文化中心之一。鄰近阿爾卑斯山，風景優美，山地居民穿的服裝顏色鮮艷類似奧地利人，性喜飲酒及音樂。慕尼黑的啤酒，舉世聞名 (全城共有七間啤酒廠)。一下火車，月臺上很多去滑雪的遊客。時屆嘉年華會，年青人戴假面具，穿着奇裝異服，逗人發笑，頗為有趣！火車站前，馬路挖得亂七八糟，原來一九七二年的世運會將要在此舉行，他們正在大事修建交通系統，以便應付五年後的大場面！說實話 Carnival 化裝大遊行，並不高明，比起美國 Seattle 一年一度的 Sea Fair 差得很多，但是我對慕尼黑却印象很深。首先參觀有名的 Privatsek Museum 房子極為古老，但裡面却有很多名貴的畫，為全國之冠。再去參觀巴伐利亞大公的王宮，不料巴伐利亞雖屬小國 (一八七一年後為德國聯邦的一部份)，王宮却很宏敞，至少比柏林的普魯士王宮華麗甚多。德意志博物館亦是慕尼黑的瑰寶，以科學及工程展覽為中心，性質類似芝加哥的科學博物館，但在工程 (土木、礦冶、機械) 方面的陳列，似猶勝之。晚上去 National Theatre 看 Mozart 的歌劇「魔笛」。照



(Schloss Nymphenburg) 宮王亞利伐巴的偉宏勢氣，鬱蒼木樹

大禮服的掌門人把言語「拿順」了，以四元美金的代價，在很好的座位上，看了一場極為精彩的歌劇！看完歌劇，時近午夜，正好步入附近的地下室酒店 (Bier Keller)。裡面高朋滿座，男男女女，舉着碩大無朋的啤酒杯，正在隨着樂隊高歌起舞，熱情洋溢而止於禮，雖然偶有情侶擁吻鏡頭，但絕無借酒發瘋情事。我隨便找個空位坐下，亦舉着大啤酒杯和鄰近的人對喝，跟着他們一起伊啊大唱德國的民謠，毫無拘束。一直到凌晨，才睜着惺忪睡眼，返回旅館，好一個難忘的巴伐利亞之夜！

遊德國而沒有去柏林，好像去美國而沒逛紐約一樣。到柏林去可以乘汽車或火車，但這要經過東德的檢查站，朋友忠告說，有時會發生麻煩，最好坐飛機去。德國飛機不准飛柏林的航線，自杜城去的飛機只有泛美或英歐航空公司的飛機，每小時就有一班，十分方便。二月裡飛到柏林，雖沒下雪，但只有零下五度，比萊茵河區冷多了。傍晚抵埠後，即去嚮往多時的 Kurfürstendamm 大街上踴躍，這是西柏林的「百老匯」，馬路寬，行人道更寬，夏天有很多路邊咖啡座，以便旅客觀光或休息。時屆嚴冬，咖啡座都搬進室內，隔了一層玻璃牆，風味差多了。沿街一直走到市中心——歐羅巴大廈，那裡有大百貨公司，電影院和各式各樣的店舖。但



街大 Kurfürstendamm 瞰俯樓大心中巴羅歐的林柏西從堂教撒凱廉威之排並舊新為央中片圖。站車火及

最著名的建築物要算是威廉凱撒大教堂。這是一個有歷史性的基督教堂，在第二次大戰中，爲盟機炸毀，只剩下個轟了頂的大鐘樓，看起來慘兮兮的。爲了警惕並紀念戰爭的代價，西柏林市政府特地把它位於市中心的這座大鐘樓，原封不動地保存其炸毀的樣子，並在其旁，用深紫色的玻璃磚蓋了一個極爲現代化的新教堂及新鐘樓，裡面的佈置，簡單而實用，利用巧妙的燈光照明，襯出肅穆的氣氛，使人觀感一新，已成爲西柏林的標誌。

西柏林城的可遊之地不少，水族館，大會堂，舊皇宮（非常簡樸的石頭房子），和 Dahlem 博物館等，這裡要一一報導，可就大費筆墨了。我在柏林工業大學參觀了一整天，它的礦冶科——一座十層的大廈，很够規模。但是就整個大學來講，雖然有不少新的房子，若與美國的大學一比，就不甚可觀了。他們的人材外流現象也很嚴重，我們外流的多數是大學畢業生，而他們外流去美國或加拿大的人材，却很多是拿了博士學位的飽學之士！歌劇院也是西柏林的名勝之一，設計新穎，但表演却不如慕尼黑細膩深入。音樂廳（Philamonic Hall）亦是戰後新建的西柏林一絕，外表惡型惡狀，遠不如臺北的中山堂，而裡面則

採用重疊的五角形構造，舞臺在中間，座位分散四周，燈光及音響效果極佳，嘆爲觀止。

遊西柏林自然少不了要去看看「圍牆」。事實上有觀光巴士可往東柏林遊歷，不過我沒敢嚐試我的事——一位工大的研究生，駕車帶我從荷蘭登堡大門起，沿着圍牆，一路過去，東西柏林的對比，相當強烈，這邊是汽車行人熙來攘往，那邊則人丁稀微，房子大多破舊，圍牆裡尙有多層的鐵絲網，並有衛兵警察帶着狼狗在巡邏，警備森嚴，圍牆的這一邊，不但沒有鐵絲網，還在空曠地方搭起高臺，免費讓遊人瞭望圍牆那邊的風光！

西柏林比我想像中大得多了。郊外的超級公路及連綿不絕的森林，比西湖還大的 Tegel 湖，看起來，整個西柏林總有臺北市跟基隆市加起來的規模。除了商業外，還有不少的工廠，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西門子電器工廠的總廠，那是一個工廠城，員工數萬，範圍很大，首都地區，建立如此大型工廠，簡直難以置信！

西柏林畢竟是德國的首都，馬路，建築物，氣派都非其他西德的都市所可比擬，亦非荷蘭或比利時等小國的首都所可望其肩背，但目前陷爲孤島，地位特殊，難怪德國人都在急於統一，還都柏林也。

## 水

## 災

葉于鎬

### 「囚犯」的生活

當我剛住進臺北石牌榮民總醫院時，似乎根本沒認爲自己有病，我的鼻竇炎已經好了嘛，憑什麼還說我有病呢？只憑仍有咳嗽？只憑醫生說愛克司光照片顯示我右肺中部有一小塊陰影不太清淅？那豈真是肺炎？可是我一點症狀也沒有，體溫一直正常，除了鼻子稍微有點堵塞呼吸不大通暢外，我絲毫不感覺有任何其他不舒服。

辦好住院手續，到了住院處，那裏的工作人員把我帶進去的所有東西全部扣留，連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只發給我一套藍色睡衣及一件厚晨褸穿上進入病房，那裏面所有的病人千篇一律全穿着同樣的衣服，這不等於監牢裏的囚犯嗎？這是我進入病房的第一個印象。

接着就是一連串的檢驗：驗血、驗痰、驗大小便、驗血壓、照愛克司光片，長達十二天的檢驗期間，沒有打針吃藥，在病床上躺不住，又不能自由出去，真是無聊到極點，整天只有在走廊上踱方步，盼望這

如囚犯的日子趕快過去，總認爲很快檢查完畢，醫生會輕鬆的開一張藥方，我就可以領了藥出院回家服用，這點不算病的小病還不馬上就好？既使真是肺炎，現代醫藥如此發達，抗生素種類如此之多也要不了幾天還不就好了。

### 真病了

那天是五十六年十二月四日，星主任醫師告訴我初步檢驗已告一段落，所患的似是肺炎，另一位陸總醫師且暗中告訴我不必擔心，既不是肺結核更不是肺癌我心中倒覺得他過份關心我了，何至於會是肺結核或肺癌，但我仍衷心感激他的關切，從這天起醫生爲我每天注射青黴素及鏈黴素，一星期後有一天護士告訴我有點發燒，我自己並不覺得，只是咳嗽偶然利害些，但我並不在意，直到醫生告訴我再一次愛克司光片顯示肺炎加重已蔓延到兩側都有了，我才心裏有些不自在，十一日起星主任醫師決定將每日注射的青黴素四十萬單位提高到二百四十萬單位，再一週下來，我自己開始深深感到體力在迅速衰退中，由於連續數